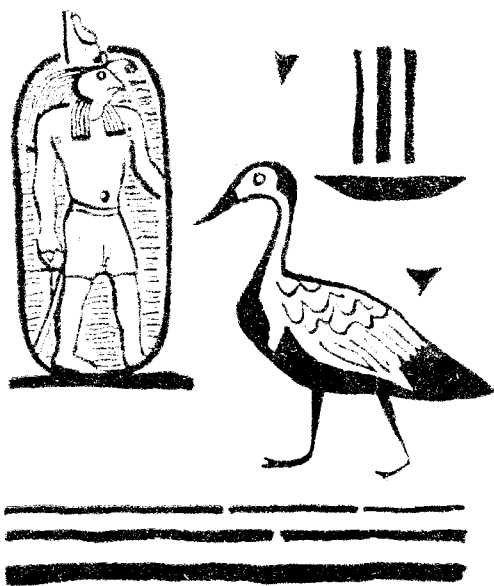


海外雜筆

王博今著



中華書局出版

王搏今著

海外雜筆

中華書局出版

國民政府內政部註冊二十五年二月七日執照警字第六五七三號

中宣會圖書雜誌審委會審查證審字第一八九六號

海外雜誌 (全一冊)

民國二十四年八月發行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再版

上海實售中儲券七十一元六角

(郵運匯費另加)

著者 王 搏 今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上海中華書局印刷所
澳門路

上海福州路中華書局

各埠中華書局

(九一三三)

海外雜筆目錄

前記三則	(一)
一 追憶的巢穴	(一)
二 集蕪雜之大成	(四)
三 世界正遇有急流	(六)
東島淡憶	(八)
一 封建的資本主義	(八)
二 日本的女性	(一〇)
三 異國情調	(一三)
四 神田夜市	(一七)
五 文明檢查	(一八)
兩度熱海	(二一)
一 溫湯與海濤	(二三)

二 伴侶們	(一五)
三 蜜月	(一九)
海程三箋	(三三)
箋一	(三三)
箋二	(四〇)
箋三	(四五)
海上外交	(五六)
一 水做的	(五六)
二 戀愛速成班	(六一)
三 鬧風波後	(六六)
四 到威尼斯了	(七三)
巴黎漫筆	(七五)
一 從咖啡館談到巴黎之夜	(七六)
二 藝術	(八一)

英倫瑣記

(八四)

一 守舊

(八四)

二 紳士氣

(八六)

三 守法

(八八)

四 世界上最好的

(九〇)

五 失業與貧困

(九三)

六 冷靜與熱鬧

(九六)

南洋巡禮

(一〇一)

一 天氣、山水、人物

(一〇一)

二 回到了永不能回轉的時代

(一〇三)

三 詩意的婚姻

(一〇七)

印度一角

(一一一)

一 孟買之晨

(一一一)

二 宗教生活

(一一三)

開羅短遊

(一二七)

一 沙漠中的天堂

(一二七)

二 博物館

(一二九)

三 金字塔的偉觀

(一三三)

四 日夕歸來

(一三五)

兩個奇蹟

(一二七)

一 兩千年前的生活之目睹

(一三七)

二 自然界偉大的煙突與熔爐

(一三五)

法西治下

(一四〇)

一 旅客的利益

(一四〇)

二 法西統制性

(一四三)

三 法西開張十年紀念

(一四五)

四 三等車中

(一四七)

羅馬弔古

(一五一)

初踐藝術之古都	(一五)
遊程一	(一五四)
遊程二	(一六〇)
遊程三	(一六五)
遊程四	(一六九)
別矣羅馬	(一七二)
西航五舉	(一七三)
行李舉一	(一七三)
遊觀舉二	(一七七)
起居舉三	(一八五)
費用舉四	(一八七)
船上生活舉五	(一九〇)
書尾當跋	(一九一)

海外雜筆

前記三則

一 追憶的巢穴

寫日記是一件最簡單的事，却是一件最困難的事。好像英國十七世紀的 Samuel Pepys 的九年不間斷的巨帙，中國曾國藩的雖行軍不輟的精神，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實在是罕有的。但所謂困難絕不在技巧或時間之類問題，而在難於有恆。像我自己，關於寫日記，曾經下過無數次的決心，寫過若干篇序言，但從沒有繼續過一個月以上的恆心。去年在西航途中，還寫過這樣一篇序言：

人類在茫茫宇宙間，享有的年齡是太短促了。而在這短促的年齡中，又爲過去與將來所夾攻，不能好好地享受和使用現在。一切過去的都是美好的。在當時所鄙棄不屑一顧盼的現實，一成陳迹，使在「追憶」這藝術家手裏，畫成一幅極

可留戀的圖畫。「追憶」這藝術家是現在的仇人。凡存在於現在的一切都爲這刻薄與嫉妬的藝術家所仇視，他掠去了生活於現代的人們的歡愉，他減少了人類追逐將來的火力。剛剛成了過去，便爲這藝術家所賞眼，收入他的畫卷與詩囊。過去是乞兒，現在是少女。乞兒永遠是纏繞着人，而羞澀的少女却常常躲避着人。所以過去是追逐人的，現在却是需要人去追逐的。從「追憶」的圍城中打出來，而去抓住眼前的實現，開闢未來的光明。這叫做「做人」。

但是「追憶」這乞兒是不容易逃避的，時間越過得久，過去的影子越淡，而追憶之心越強。也像骨董一樣，時間越過得久，價值就越貴，實用性也越減少。如果過去的每一個腳印都留下了痕迹，一切過去都歷歷如在眼前，也許不會去作苦苦的追憶吧！荒山的岩石，滄海的鹹水，雖其由來甚古，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也就不足珍貴了。假使能够把過去的生活留下痕迹，不必冥思默索而得，大概這位追憶的魔鬼就無所施其技了。因此，我很久很久就想把追憶這重擔交付給日記。

在過去，這僅僅成了空想。「現在」常常用各式各樣的方法逃避人們對他

的注意，尤其不讓人們去抓住他，或者使許多繁忙的事情來纏繞，或者是用愁與病以及種種遊戲酬應來消蝕人們的現在。於是人們就得了許多遁辭與口實，而自己原諒不能做「寫日記」之類笨事是不為無因的。於是仍然讓現在成為追憶的資料。現在一天天過去，追憶的資料一天天多。這付沉沉的擔子就慢慢的把人們的呼吸壓斷了。所以老年人總愛嘆些不值錢的往事，一直到他死去。

我想我必得從這重圍中逸出，我就必得為這追憶的魔鬼營一個巢穴，使他安穩地居住在這巢穴裏，不再來掠奪我的現在。這巢穴就是日記。從今天起，我決心經營這巢穴。

我現在正托身於茫茫海天中的一芥微塵的小舟上，從東方運往西方，已經到了亞刺伯海的中途。這追憶的巢穴，決心從今天經營起。請浮出海面的太陽為我作證。

一九三三年三月廿九日日出時。

但是，太陽天天在海面浮出，而我的日記自從寫了那一篇序以後，竟不會有恆地寫下去。

這些雜記，就算爲這一段「追憶」經營的巢穴。

二 集蕪雜之大成

這本「雜記」的內容大概包含三個時期。

東島淡憶及兩度熱海是一九三一年在日本時的印象。海程三箋、海上外交、巴黎漫筆、英倫瑣記是一九三三年歐遊的雜記。自南洋巡禮以後諸篇是這一回重來歐洲時寫的。

體裁沒有一定，因爲寫時根本沒有想到要集成一本書。海程三箋及西航五舉是幾封信。兩度熱海、南洋巡禮、印度一角、開羅短遊、兩個奇蹟、羅馬弔古是遊記一類東西。東島淡憶、巴黎漫筆、英倫瑣記、法西治下之類，則既不是遊記，也不像分析社會政治的莊正的論文，只是事後忽然想起，隨手記下，心之所之，筆之所止的一些散文而已。至於海上外交，以甲之體，附乙之魂，以丙之骨架，飾丁之衣冠，只想寫一點「類型」，並非真有所實指，則又類乎小說。

我從來走路不會辨方向，所以我想世間最不適宜於我的職業是 Guide。但這裏面的西航五舉却是爲導遊而寫的。因爲有些到歐美吃過麵包的人，故意把歐美的情形說得很誇大，把歐美誇大成天堂，自己不用說是升過天堂的人。或者在國外的時間不久，回國就信口開河，把一些道路傳聞，展轉拼湊。好像有一位寫旅行記的人，對中國去歐美遊歷的人開了一百個「不可」，摩西對於升天堂的人，也不過只有十誡，而去歐美却有百不可之多，那最好是先斷了呼吸，自然什麼不規矩的動作都沒有了。有人說，歐美各國的交通，分爲三個階級，貴族坐天空高架車，窮人坐地下鐵道車，中等男女只好坐地上車。又有一個朋友，在出國前向人請教英國的生活，那人很具體的向他說：『英國最便宜的麵包是一先令一個，叫做 Shilling loaf，和一切牛奶牛油量素菜合算起來，非十先令以上一天不可。這樣荒唐的例子真是不一而足。在我們來歐之前，許多人都警告我們，沒有三十鎊一月，決不够兩人用。我們現在靠賣文爲活，不到十鎊一月也一樣可以生活下去。這些刻苦生活的老實話，對於窮學生，或 Refugee，也許是不爲無益的。』

這一切集蕪雜之大成的東西，要說有統一性，那便是「海外」所寫的對象是「海外」，又的確是在「海外」寫的，所以就叫做海外雜筆。

三 世界正遇着急流

世界的進程正遇着急流，所以一切都變得很快，兩三年內的事，有些是已經成了歷史的陳迹了。

巴黎漫筆中談到巴黎的藝術風氣，現在也不同了。從前——所謂「從前」，不過僅是去年——巴黎的蘇俄電影院，真有門前冷落車馬稀之感，據說現在却很熱鬧了。我到英倫以後，時常眷戀於神田夜市，因為日本的舊書攤上，實在是新書多於舊書，左傾書籍，照眼都是。英國則不然，要想買一本左傾的社會科學書，簡直非到出版的書店買不着。但是，近來東京友人雲陰兄來信說：

東京情形，已與兄在此時大不相同，處處表現「非常時」色彩，即如書籍，有左傾色彩者幾無出版處，即舊書店，馬列及其研究者之著書，已為鳳毛麟角，價亦

高漲。

可見馬氏於一八四八年所言，現在依然可驗。而出沒於歐洲之妖魔 Spectre，且已出沒於東亞，使一般統治者無所措其手足。至於此極，以文化之統制，作對妖魔之防衛，也不僅西方之法西爲然。

說到這裏，就不好再有下文了。所以，序止於此。

一九三四年五一節。

東島淡憶

一 封建的資本主義

日本是一個奇特的國家，你越看會越不了解。列寧說沙皇時代的俄國是封建的資本主義，我想這個稱號最好加給日本。因為它本來是一個封建國家，明治維新時代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把資本主義栽上去，好像一個狐狸精驟然變成成人形，來不及收藏它的尾巴，日本在意底沃邏輯方面每每把變不及的尾巴露出來。

我初到日本的時候，恰為濱口被刺就醫，一方面用西醫的方法去取出子彈，一方却有百官庶民向神前求來的符籙進獻。因此，濱口的傷口，既敷了科學的西藥，又蓋上了多層符籙的黃紙。

在中國求神念佛的事自然很多，但是除了中央一兩位有聖賢質地的人，會在

時候想以念佛寫經却敵外，一般學生以及西式機關（如醫院之類）

裏面的職員，大概西方的流毒都中得很深。而求神拜佛這類高行只有在農村裏才流行。日本可不然，我在日本帝國大學醫院治病的時候，元旦那一天晚上，看護們一個也不見了，就那位念過洋書而中西方流毒較深的看護長也沒有蹤影。後來問明才知道她們都去求神了。

在醫院裏面看見俄國人寫的一篇文章，裏面有一個故事：

一個西洋人在東京造一所房子，工程師是一個在西洋讀書有年的日本人。有一天這位工程師很鄭重的來詢問主人：『你們貴國在房子落成之後有什麼儀式沒有？』

『有時候也有的，像落成紀念，請朋友們來喫喫茶之類。』

『不是這樣說。在我國，房子落成之後得釀一下，因為從前那地方沒有人住，自然給鬼佔用了。必得請鬼把地方讓出來，人才好進去住。』那位服裝歐化的工程師很鄭重的把理由說明。

這個故事够說明日本的社會了，但還不及一個俄國漫畫家的最高妙的藝術手腕。他畫一條很寬廣的柏油路，一輛其勢洶洶的汽車飛奔而來，但是爲了兩個人在馬